

## 种子离不开好的土壤 人的成长离不开好的空间

——庆贺我院六十华诞 张雪

的设计意识与能力，做一个正直与善良对社会有用的人的做人标准。

大学毕业后，我带着一份责任、期望和满腔热情融入社会，也带着几分幼稚的幻想与浮躁，开始了一个设计师的生涯，在获得最初的社会体验的同时，也得到了最初的设计体验。

92年调回母校在装潢环艺系任教，角色转换形成的双重身份（教师、设计师），在艺术氛围浓郁的学院大环境中，在有着近四十年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所建立的良好教学风范，严谨的治学精神，浓郁的学术氛围，团结协作和谐的本系小环境中工作，和为人正派、才华横溢的同事们共事，倍感幸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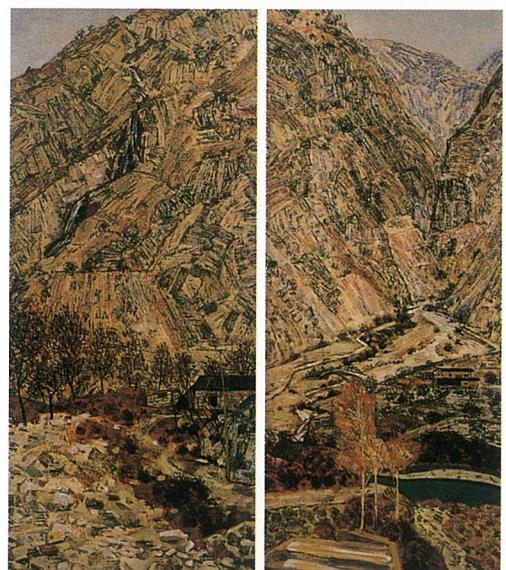
在艺术教学岗位上，新的挑战与压力，促进了我对设计教学的思考与设计价值的判断，为当好一名受学生敬爱的老师而煞费苦心，唯一的就是倾注全力从工作中学习，实际上组织教学与设计项目一样都需要精心策划设计，都需要知识的积累和全身心的投入与综合运作能力。

作为教师，培育学生是我的天职，我也初尝桃李满天下的那份喜悦，体会到自我价值的存在。作为设计师，我明白自己在不断培养竞争的对手，只有在竞争的态势中不断提升自我，完善自我。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同在的时代，机遇就是资源，抓住这些资源需要眼光，更需要决心勇气和良好的心态，身处高等艺术院校能有幸多次参与重大设计活动的机遇，我十分珍视每次机会，竭尽全力去抓住，凭借母亲流传给我的那份执着，那份勤奋，付出比旁人多的心血，相信机遇最终属于勤奋的人。在和谐集体的推动下，在不断与自我的挑战中，在连连而来的收获中，自己在充实、在成长。

我非常幸运，连续几次在重大的设计活动中中标，除自身努力外，还要感谢同事和朋友们对我的理解与支持，特别感谢我的老师们给予的真诚帮助。一位著名的设计师曾感叹道：“一个人的一生该做的事何其多，能做的事何其少，而能做成的事就少而又少了。”对这段话，我感触颇深。我深知自己不是强者，机遇不可能每次都落在我的身上，要想成为强者，只有不断挑战自己，不断充实自己，才能逐步走向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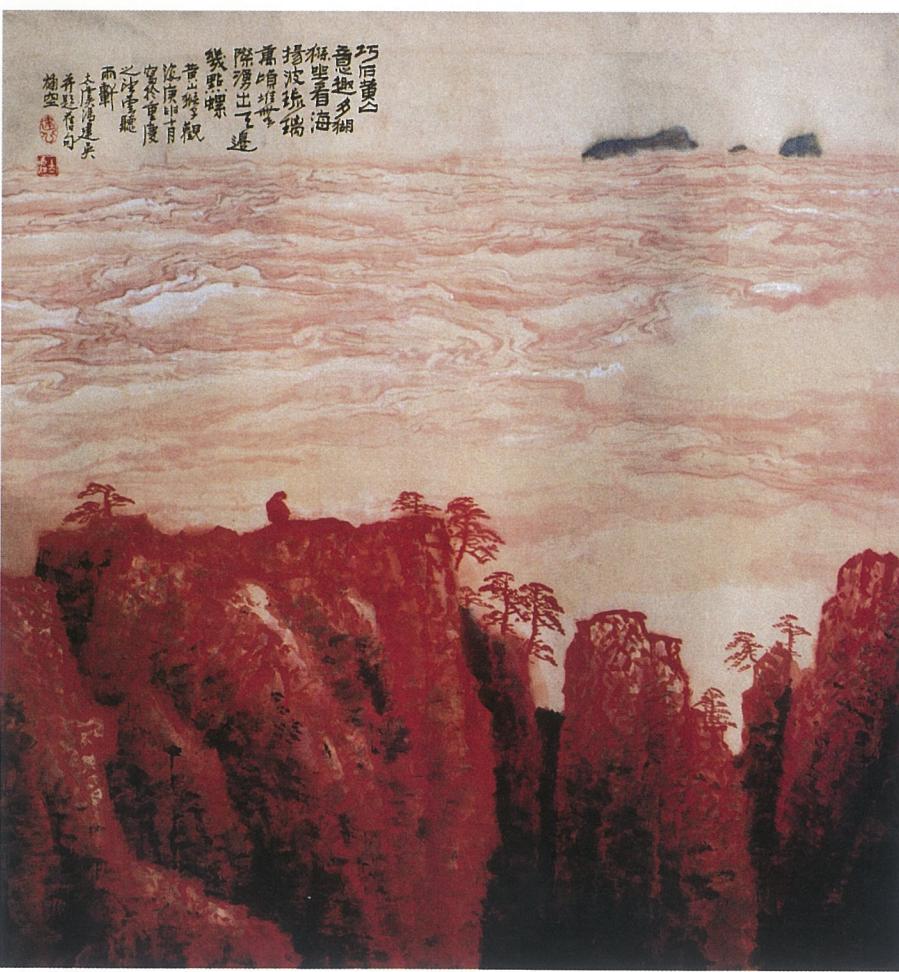
在全校师生热忱地庆祝四川美术学院成立六十周年大庆的日子里，我愿和所有受到母校培育滋长的学子们一道，真诚地祝愿学院在改革和不断发展前进的道路上成为一流的有特色的美术学院。



风景(油画) 学生作品



雨后初晴(油画) 付强



猴子观海(国画) 冯建吴

THE SPIRIT OF HUMANISM IN OIL PAINTING  
OF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BY SHUI TIANZHONG

## 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的人文传统

### 水天中

艺术史上的学院，主要的作用和地位是学术（“学”和“术”的传递与承接，人们很少去探究或者要求某一个学院具体的艺术精神或者艺术传统。中国艺术的学院教育，是二十世纪引进西方教育模式之后才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早期的院校教育确实是“笔路蓝缕”以启山林。二十世纪初期的美术学校（例如刘海粟创建的上海美专）还缺少系统的绘画教学方法和基本的教学设备，遑论学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上海美专、国立杭州艺专和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开始形成各自的教学特色，可惜这一建设进程很快就被日本人的侵略战争所破灭。二十年代以后，中国的艺术院校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统一领导下建立起全国大一统的教学系统，所以不必要也不允许谈论某一个院校的教学、艺术的特色。八十年代以后，艺术院校的教学和创作获得了比较宽广的自由发展空间。正是在这二十年间，四川美术学院的油画创作独有的艺术风采逐渐受到美术界的重视。

由于地处内陆，四川美术学院在师资的集中、教学环境的条件和艺术信息的交流等方面并不占有突出的优势。但四川油画家却对处于中国社会变革转折时期底层民众的心路历程，特别是四川以及西南边远乡村、城镇的生活状态产生了兴趣，建立了感情。围绕这一点，展开绘画的思考和实践。这可能与四川地区文化传统以及地理位置有关，但学校内部多年来逐渐形成的艺术观念和治学传统可能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虽然这种观念和传统在许多场合是无形的）。与其它院校相比，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师生在绘画的精神性和形式感两方面更注意精神性，而在精神性方面，他们的关注对象总是与个人亲身体验和直接感受相关，不是那么“无限宽广”，这种相对的集中有利于深入。相形之下，那些对哲学的、宗教的、“全球化”的命题不着边际地探讨，在缺乏个人感受和独特思路的情况下容易流于浮泛和造作。而且绘画对于展开和解决这些“宏观”问题的手段十分有限。

地域性文化特色的绘画表现，不是当代四川青年一代新的创树，其他地区的画家早有这方面的经验。在四川，在刘艺斯、叶正昌、刘国枢等位先生执教时期就已经引导学生从生活和艺术两方面给以关注。夏培耀、张方震、王大同、马一平、杜咏樵等人的作品都流露着对乡土情韵的眷恋。罗中立在谈到刘国枢等老一代教师以他们的信仰和人格培养出一代代新人时说：“现在当我站在课堂面对学生时，仿佛感到与先生血脉相承，虽异曲而同工”。

在肯定前辈的开拓时，应该看到八十年代四川油画家对当代中国绘画艺术有其独特的贡献，那是作为亲历者对历史的严肃反思：是对被正统文化和政治所不屑的人情人性的关怀；是对具体而非抽象的底层民众真实心性的探究和理解，是根据画家自己的感觉和感情，而不是根据权势话语的需要所创造的人物形象。程丛林、罗中立、何多苓、高小华等人创作于八十年代的那些作品，在二十世纪中国绘画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国美术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艺术家怀有深重的历史使命感，不论是从灾难深重的普通公众角度反思历史，还是为突破“左”的思想禁锢挑战权威，都与社会政治、群众感情有内在联系。而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艺术思潮起伏，可以感觉到建国五十年来社会生活的泛政治化对艺术的深刻影响。九十年代的美术，潮流渐渐远去，热点趋于分散，集群化的艺术活动被个人行为所代替。在这些变化的后面，可以感受到市场经济无形的大手对美术创作越来越大的影响。在两个阶段之间，四川美术学院油画家有一个短暂的沉静，八十年代的画家进入艺术更新期，随之而来的是他们艺术风格的调整和变化，乡土写实绘画不再是四川油画的主导形式。在新世纪的开端，八十年代的毕业生逐渐成为绘画创作的骨干力量，他们促进了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的多元化、个性化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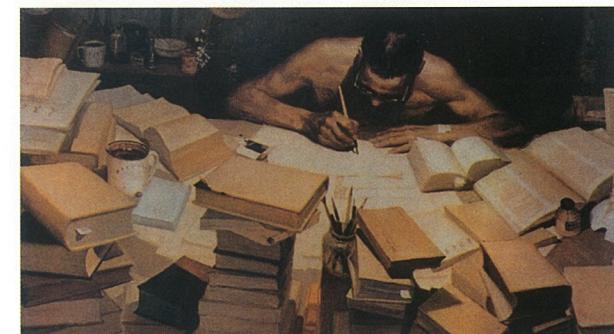
写实性绘画向装饰性和表现性延展，马一平对巴蜀山水的礼赞，李正康、王强、刘晓曦对人和自然的挚情，都显示着质朴的装饰性风趣；罗中立、龙全、罗晓航由早期的乡土写实转向浑朴的表现而各有不同的境界，罗中立寻觅即将流逝的人情人性，龙全及杨劲松则关注同时代人的生存状态；翁凯旋在古老的集镇建筑中找到了纯净虚幻的梦想；李强在平常的花草中追问瞬息生命在时空中的流转消融；郭维新描绘广袤山川，其精微的形式处理使开阔大气的气势显得丰厚充实。沉酣于抒情性写实人物的庞茂琨，近来转变视角，以“微距”观察现实的人物形象，形成巨大、朦胧、非日常的视觉图像，在构成和色彩两方面都接近抽象绘画；张杰注视着身边生活物象的组织结构，一步步由结构转化为“痕迹”；郭维新的新作也放弃了平静、含蓄的写实，强化笔触节奏，减弱客观的色彩和空间对比，突出了北国风物的抽象性韵律。这几位画家在靠拢抽象形式的时候，都对色彩作了单纯化处理，这似乎已成为各地油画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与他们不同的叙述，在自由而明快的任意挥写中，寄寓着一个跨越不同文化界限的当代人的希望和焦虑。

对历史和文化的思考，留存在陈卫国的昔日器物图像中，这种“细将磨洗认前朝”的历史玩味，被他稚拙的笔锋赋予温暖的同情和嘲讽；曹静萍以昆虫和蝴蝶组成光怪陆离的超现实画面，使人感受到非同寻常的奇丽与诡异。那些由绘画、书写和现成品构成的综合材料作品，则是将私秘的个人心绪转化为社会信息的心理学试验；赵卿则多以郁闷的色彩表现当代青年的迷惘和希望。郭晋和钟飙的作品有着与众不同的趣味，郭晋油画中的儿童不只是对天真无邪的童年的追忆。对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人生阅历的观众，画中的儿童可以产生不同的心理效应，独特的绘画处理和形象塑造使这些孩子莫测高深，难以捉摸，他（她）们确实是我们这个拥有悠久文化遗产的古老民族的嫡系苗裔。在绘画性处理上，钟飙显然没有郭晋讲究，但钟飙以使人应接不暇的频率展开当代中国生活的画面，几乎每一幅作品都可以演绎成一部小说。钟飙颇有幽默感，但他的微笑往往包含着冷峻的反讽，既有“不怀好意”的嫌疑，“过细”审查时又发现绝无把柄可捉。可以说，钟飙的《生命寓言》是中国式后现代艺术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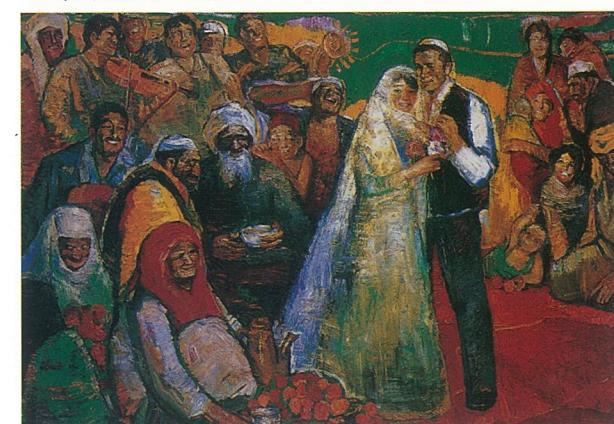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的绘画创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有一点却一直延续下来了，这就是对人的关怀，对个人生命和人格的尊重。不是“先进”、“英雄”，也不是一般的“人群”，而是普通的个体，人和人的生活空间。他或者孤独地活着，或者与亲近的人相依恋，或者与相似的人聚集在一起，以他们的生命感染自然，使自然具有人的色彩。



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油画) 夏培耀 简从民



生命之光(油画) 王嘉陵



尼柯赫婚礼(油画) 马祥生